

五燈會元

三

犀 牛 鏡 磚 鏡 月 排子 小師者師 侍者 席
 枕子 父母 筭瓶 典座 鑲地 水牯牛 連書 菴主
 師至莊所莊王迎奉 首座 猫兒 斫木 洗鉢 瓦 同寒
 籬 双陸 石 維那 抄磨 住菴 牡丹 雲 相檟 牛
 淨瓶 講主 侍者肩 同行 煎茶 茶鉢 帽子 菜園
 蛇夫 隱 菴 梅 鼯鼠 猪肉 屠家 昇喪 肖 真
 扇 福 煎茶 僧堂 烏菴 送唇 小師者師 鞋 向淨陀
 箭 虎 廉 大蟒 數珠 侍者虎 弟子 粥 飯 密室
 藜 摘茶 地 棒 被 隱 濂 第 駢 虎生 齋
 病 艾掃 麻 射 弓箭 牧 弄 先師真 首受世師
 講僧 猴 蟻 蚊子 燕 淨瓶 行食 草
 車 淨瓶 珠
 南 岳

如牛駕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宗鏡錄二一七末二葉

西天尼乾子五熱身生大亦見佛弟子謂之言曰善男子如世人駕車
 於路欲速有所至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尼乾子之勃然作色佛弟子曰
 善男子牛喻於心車喻於身何得苦身而不修心不用及身應當安心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南泉普願禪師

鹽官齊安國師

歸宗智常禪師

大梅法常禪師

佛光如滿禪師

五洩靈默禪師

盤山寶積禪師

麻谷寶徹禪師

東寺女會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章敬懷暉禪師舊作

永泰靈湍禪師不列章次

華嚴智燕禪師不列章次

大珠慧海禪師

百丈准政禪師

泐潭法會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泐潭惟建禪師

茗溪道行禪師

石鞏慧藏禪師

北蘭讓禪師

南源道明禪師

酈村自滿禪師

中邑洪恩禪師

泐潭常興禪師

汾州無業國師

大同廣澄禪師

鵞湖大義禪師

伊闕自在禪師

興善惟寬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三角總印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芙蓉太毓禪師

紫玉道通禪師

五臺隱峯禪師

石霜大善禪師

龜洋無了禪師

西園曇藏禪師

楊岐甄叔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華林善覺禪師

水塘和尚

濛谿和尚

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古寺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和尚

百靈和尚

金牛和尚

黑澗和尚

剎山和尚

乳湏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三

五

二

打地和尚

秀谿和尚

裡樹和尚

草堂和尚

洞安和尚

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水潦和尚

浮盃和尚

龍山和尚

龍蘊居士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

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

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

太守韓偓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

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二藏靜過舍

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

字

東抄白氣表空法
也國之修業不似世
榮者也
玄象 東抄言天
而歷之氣在焉言

天
在

山

洞

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

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

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謂高山安和尚安啓發

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

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

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

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

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

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

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

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

熟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其麼師曰應作鏡一曰磨孰豈

得成鏡邪師曰磨孰既不成鏡坐禪豈待作佛一曰如何即

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

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

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

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

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

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草無相何

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待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

惣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

吾眉善威儀法帶一人得吾眼善顧盼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

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照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峻嚴一人得吾心善

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

不啻少益得而
東抄本林云面
馬祖此語而入
有句難哉親到
越亦奉江西祖
道場本无恒產
苦田積字憑心
且那供給僧粥
每日客到或三
或今人或百人
多少人門未給
祖開門戶說法
不知多少氣三
心是道德之所

春

禪

寺

通鑑其覽
景讀
与景同

所作無礙非過上根且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
未審光向甚麻為趣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云阿那
箇是大德曰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
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
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
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
去一姐師曰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
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
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
貌奇異牛行虎視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
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

六平八

古南寺三

四

四

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指思之還也同派而

劉荆云江西上大寂湖南主不顛注來懂懂不見二大士為無
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開無別路要假兒孫脚
下行金雞解街一粒粟洪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
向後佛法汝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
下時號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督中

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師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
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
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
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
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
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
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
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
五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

什

我寧傳灯作字

涅槃才二十嬰兒
行品嬰兒行者如紙
嬰兒啼哭之時父
母即以楊枝黃葉
而語之言莫啼
我與世金剛嬰兒見
了生真金想便止
不啼然楊枝示其非
念也

物

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
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
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扣
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
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
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
直下覲士曰一竿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覲士禮拜師歸
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
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
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文曰
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
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投身命處師問百丈

六六九

南齊三

五

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紙這箇為當別有文拋下拂
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
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
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因不解捏目師
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
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
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
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峯又去依前問石
頭乃噓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
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二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二畫短離
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惠國師聞別云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
何不問老僧 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

不是物
東山不
見元主
也不立
万象心

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元和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卅歲離塵三

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搯鼻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搯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其申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搯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其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

大集經才一 如不
梵声如雷音

馮山 云祐三師
三人處所願望也
人知不敢望也何故
我信不如望也望
不易所願者望不
能見而所願者望
也也揚而抑也
涅槃堂 併眼禪師
住舒州竟門嘗題
語于延壽壁間曰併
許有病者當療治
容有得息所也釋林
凡有數名或曰涅槃
見其身常住一法
不生也

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

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

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相

振成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雲檀信請於洪州新

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甚月參

玄之賓四方嘗至馮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

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

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

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

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

超師之見馮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便禮拜宿意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

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才

一時埋却馮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馮山併去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愛所願望汝又問雲

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眾曰我要一人傳語

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

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

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

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入

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

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

身住在山後取乞依工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

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須

五灯三

南岳

七

清規
但本
常修

全剛至六祖解義云
一合相者不壞假名
亦法亦相入三寶釋
一合相者乃空塵
和合為一世界言非
一合相者非性執之
一合故之受者一合
相此一合相不三思
而凡夫不了自主著耳
五欲 一合亦名五
塵一色欲二聲欲三香
欲四味欲五觸欲
六風統統四十七云
七般若經云菩薩行
行於利於衰於毀於
譽於稱於讚於苦於
樂平亦不變

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

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

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

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馮山處問仰山仰曰黃檗

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寵生座

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

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

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

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鑿地次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鑿

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

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拿歸喫飯師不

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

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

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問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

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

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

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

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

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

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

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

五欲八風下不動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

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

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日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一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裏心無退屈

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說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下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下切物以無礙慧解下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下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信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

三教定東 楞華才六辨 河難汝 我昆本師中 宣說修心 三教義所謂相心及心相成生
定教心 八馬三三
編序

如效頭也 見大論十
三云
香象渡河 見智論

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
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
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
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悵惶一無
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
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
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
蓋數最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
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
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
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如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
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
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

五灯三

尚奇

十二常陀 名義集亦
名吠陀此云智論如此
生智即邪智論亦翻
聖對曰云昆陀訖也素
陀有四一向由此云方
拿亦曰壽謂養生
維性二殊夜謂祭
祀祈禱三草麻謂
禮儀占卜兵法軍陣
四河達婆謂異能技數
禁咒醫方玄隱引摩
登伽經云初人名梵天
這一常陀以有仙名白
淨變一馬四一名讀誦
二名祭禮三名歌詠四名
禳安次名并沙有二五
弟子各事陀能廣分別
或云常陀 又云可樹後
素高約四句 木簡 長書 尺二寸用微 已其有息事 州鳥羽揮 法速也

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
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
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
二韋陀典祇成憎上慢却是誘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
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
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就不去流入生死河
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
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
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
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
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
要福智臨時作得塚土成金撮金為土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
為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

不入生死河
起信論
已還一切
衆生未得
無始無明
之念故不
得名竟
住今剛
已還未竟
以下也
三句事抄
有與亦
有與下

相部... 卷之三

亦果部... 義... 師... 相部... 卷之三

師... 相部... 卷之三

大師... 相部... 卷之三

長... 相部... 卷之三

七... 相部... 卷之三

論... 相部... 卷之三

百... 相部... 卷之三

者... 相部... 卷之三

相... 相部... 卷之三

門... 相部... 卷之三

折... 相部... 卷之三

拈... 相部... 卷之三

事... 相部... 卷之三

山... 相部... 卷之三

察... 相部... 卷之三

監... 相部... 卷之三

也... 相部... 卷之三

思... 相部... 卷之三

所... 相部... 卷之三

於... 相部... 卷之三

微... 相部... 卷之三

為... 相部... 卷之三

義伏惟... 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

曰是其麼...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

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

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

爭合勞於人... 術求作具不獲而亦忘... 故有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

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玄宗唐至

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

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

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眾僧行

粥次馬祖問桶裏是其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

便休自餘同叅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于池陽自建

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太和初宣城廉使陸公直嚮師道風

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

百言滿諸方甘為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

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

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

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

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

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

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下奇

草賊大敗 東抄小
賊被我投敗了也

徑如來曰菩薩
受畜生之身終不
造作畜生之業

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
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
書與萊更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
了便問更如何是寬廓非外更曰問一荅百也無妨曰如何是
寂寥非內更曰觀業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
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
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
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
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
州去勘州去便設拜王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
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着
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
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

六四二 五灯三 南岳 又十一 北

我來賺我來拂抽便回上堂道箇如如是變了也今時師僧
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
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
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捧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
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
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
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
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女覺云甚
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
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
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
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
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

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槩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槩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槩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墜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槩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槩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槩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槩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槩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槩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

卷六

五灯三

集

七

七

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挿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不足意作麼生霜舉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師龍代云也本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云明年與和尚幾一領布衫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居錫云此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為甚麼却相喚

曰且道古人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

鎌子曰我這芥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芥鎌子南泉路向甚

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

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

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齊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

當時出去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

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

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

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且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

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

就師曰適來揔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蕙曾沸

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

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

請和尚為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

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

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

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

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

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

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

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杵為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

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

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者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

眼代云恁麼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

即不拽也

請會
老以少
等也

盡 一 豎 曰 塵 土
炭 喻 其 苦 迫 如 泥
望 火 炭

待有 待問古人底
古人底何曾有待
即向道我不曾
妄語也盧行者却
妄語六祖既云本
無一物若更妄語則
盧行者也非我也
東野 山白青蓮者謂
併罪不啻曾死也
無生死之真如有隨緣
不著之真如有不變若
海山 又月二十一

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
與不得祇如人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揔問人得與
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
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
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就伊邊卧僧
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
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
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
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拍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陸因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果是天王即非地
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
天王身而為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

六十三

五十一

五十一

古

七

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麤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
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
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
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
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
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
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
師曰待有即道曰和尚為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
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
曰還曾與汝為境界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
少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恁不生時還我
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

東抄內京手以屬言
如兩人相撲以抄手既
只消一相不見自它人
我一切派絕了也言
法不立也一不帶痕
也
相撲法華云相
相撲三派以拳加
人者
星醫打幻
魏譯金剛經一切
有為法如星醫打
幻

無情惟華華經曰
一切眾生作護法
護法而達護諸
佛

經得度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
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
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纏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斬竹
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
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抵對師曰但
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
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
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
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
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醫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
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
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

九五七

五灯三

十五

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
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
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
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
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
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
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喚和尚僧問大梅如何
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云鹽官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是作案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是
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對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
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而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
甚麼人打得眾無對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

鬼下法
許死人
話計話
人面
不用

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
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
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日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
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
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
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
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
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
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
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
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

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
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
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
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鉢便起泉曰師兄
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
又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
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
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
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
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
麼處僧以手從頂戴捧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
語師曰這野狐兒師剡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目

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龐行沙門師曰你龐我龐曰
何是龐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夜而
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
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
禪諸子揔近前大眾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
裏覓甚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
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
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
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
着箇箇局漉漉地祇有歸宗較此李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
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
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言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
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
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投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
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
示滅謚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
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
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
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
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
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
師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
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

被卅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太叔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真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父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孩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當時失眼。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恠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恠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全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若思惟。更何

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此
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
猶昔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
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
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
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
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
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
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
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
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焉得所以途玄覺云為復得
自己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為甚麼成三寸若好三唐貞元
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

六六五

南岳三

明

十九

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
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
間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
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
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求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
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
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
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
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
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
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入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
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謂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
未委冤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跳躍歸舉

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吐僧曰學人未領旨
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
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
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
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
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
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
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王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鑽
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
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
六五

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觀
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生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
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謚疑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
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
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
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
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
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
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插住僧拂袖便
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

路逢一葦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鷲直去。師曰：前頭水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好？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餅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閣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劔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兒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

六卅一

五卅三

南岳

五十一

六

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善？公誓首謝之。法眼別云：公見

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

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

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

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

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

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

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

歸舉似瀉山。瀉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裏石

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唐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目

者觀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禪
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
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
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
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
語在國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
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
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
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
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和尙海
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
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
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忘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必興

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
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
非佛李曰恁麼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朝
李應諾師曰敲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柰何爭柰何
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
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
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
問長慶雙云相逢盡道休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
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
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
向汝作麼生道曰池道一切恁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
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師元初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十
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
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
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
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
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
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
亡指歸何所師曰野人無汗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
即無返句後僧舉問洞山山云百丈和尚今僧來候師上堂次
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靱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
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
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

三

五打三

南岳

二十三

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
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
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髮代云和尚其僧又到南泉亦
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
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
是長髮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小師
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
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
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
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
元和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
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

事曰不來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

不顧他家教者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

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遠歸

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

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

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

大珠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又立且

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

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即殺僧良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

講幾座夾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

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

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

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

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

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

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

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

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

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

對治門是生死業了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

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
行者問。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
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求乖踈。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
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
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
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
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
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
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
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
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
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
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
趁塊。師子齧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

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
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
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
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
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善
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
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
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
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
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
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
曰。元氣自元氣道。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

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源
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
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
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
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
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
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
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
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
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
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
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

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
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
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
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覺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
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
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
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
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
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
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
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
太量者用之，印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
別，成三迷悟，由之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為復窻就。曰就窻。師曰吾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大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擗。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五灯三

南岳

二十七

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虫。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嚮。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藏。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領。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李覺云。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衍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世所醫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有此病也。無。山曰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起處。不得。曰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起。生曰未審諸佛。日。以。病。也。無。山曰。日。既。有。為。甚。麼。不。

山曰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向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却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授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虚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虚空師曰

汝不解捉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虚空始得衆叅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摩曾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一蒙和尚慈悲不知在麼處是與某甲已相

見處師曰心心無_且斷流入於性海_且幾合放過_且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鬪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巾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

之味文

南遊三

二十九

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在蚊

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

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意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去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華嚴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壯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鍾。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闢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錫云。甚麼。是汾州正闢。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卓等齎詔。

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罍。葬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朝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

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天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諡慧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此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

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
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
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
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
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
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由
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
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
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
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
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后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
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環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
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

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
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
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
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无
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
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
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
日大衆晚參師起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廼謂衆曰大衆適來
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
參師乃轉身回壁而卧伴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
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
淨餅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

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辨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其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不飢喫

甚麼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出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立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

語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即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肯上與

五打五

南岳

三十一

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了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且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曰

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
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
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
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
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航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
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
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藥山問曰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謂見藥山
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
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省元和八年弟
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元和八年弟
子金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
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邵幼若不慧父母聽其
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觀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語捷見

本六凡

五打三

四

三一

九

馬祖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
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人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
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刻于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和
尚祇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刻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
頭曰汝祇刻得那箇不解刻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師一日
有堆阜慶師一日
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
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
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觀衆
僧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
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
於上板頭解衣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者師見
來便作卧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
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無語其聲如

番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獲斷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眾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眾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眾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觀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榮惑於人於是手推之憤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

龍一作

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

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眾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眾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

五灯三

西島

三十一

七

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葬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

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恠具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

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師養一六

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酸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濃得自由

王灯三

百并

三六

非

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無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

下座

南泉云慈麼依師道始道得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首語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义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

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唱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枕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巾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曰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

三九二

五灯三

南岳

三七

才

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法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入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古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曰來祖曰烏曰近日有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

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爲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取兒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烏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

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言訖而寂

齊峰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

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

士曰背後底聲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
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
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
指教入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為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
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
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
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
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
半是溪共語問疇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那福州錦談與多曉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

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
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上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
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

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
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祇
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為他分折今問上座每日持鉢
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
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
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曾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卧街曰如何是密
室中人師乃換手槌骨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
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
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賤剥不施曰恁麼則大眾有賴

去也。師曰：人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

歸方丈。

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

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

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羽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語。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唱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如何？門人即於篋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這師曰對道作麼山却果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迴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柙樹和尚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闕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鐵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德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為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泐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泐流報身泐流山曰揔不作此解師乃拊掌保攝云洞山自是家乃別云

幾人得道遙和尚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作麼也有入

恁麼道王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寫

口打。亦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踢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盃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

五九

南齊三

四二

機大約如此

潦魯語切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淨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恁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箇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一曰未審和尚恁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波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以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曰趙州眼光

樂七

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老婆乃取一匙拳頭僧

回壑。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如以凌行婆
哭聲何得步。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後誰知。時摩竭
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

問僧甚麼處來師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

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

放。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

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

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闌黎從

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

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

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

尚待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

紀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五、 兩集三 四一三

曰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

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

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

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覓為

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立世本儒業少悟塵

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甚麼

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

見老僧以來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誦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

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誦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

紫誰為號在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

以緇邪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

法為侶者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士曰

於言七銀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八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九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金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痴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舌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揔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驕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比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鸞竹漉籬以供朝夕壯獨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

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一矣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二去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人大作這等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三其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還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四以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五湖絕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定有詩偈二百餘篇傳於世

